

黔東茶園山 文化解读

周政文 著



- 追寻家族历史渊源
- 洞照传统文化精髓
- 揭秘民族内在精神结构
- 重构中华文化自尊自信



學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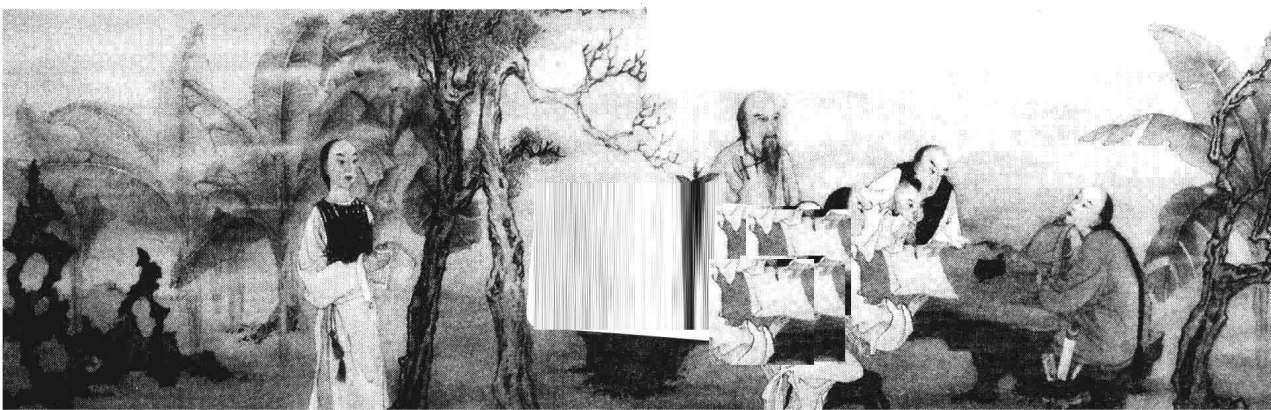
黔東茶園山文化解讀

明唐



周政文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黔东茶园山文化解读 / 周政文著.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5077 - 3568 - 0

I. ①黔… II. ①周… III. ①家族 - 文化史 - 研究 - 铜仁市
IV. ①K92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1641 号

责任编辑: 郑泽英

封面设计: 凤凰树文化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9

网 址: [www. book001. 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邮箱: [xueyuan@ public. bta. net. cn](mailto: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 - 67675512、67678944、67601101 (邮购)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厂: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

开本尺寸: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3.375

字 数: 69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0.00 元

序 言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研究者无论从自然地理、民族风俗的角度，还是从文史哲学、科技教育的范围去观察，皆有精彩的发现，令世人惊羡。虽然从先秦至近现代，中华文化流派纷呈，但却形成了自强不息、绵延不绝的发展共性，而且本土的儒道思想之精华，也一直贯穿其中，成为中华文化的固有特色。倘从微观的立场去进行具体的考察，我们依然能发现这种明显的华夏印记。周政文君所著《黔东茶园山文化解读》，就是很好的说明。

茶园山位于祖国西南贵州的边远城市铜仁之六龙山腹地，环境清幽险峻，向不为外人所知。但自明清以来，徐氏一族耕读自娱，诞生了众多的诗文书画人才，硕果迭出，以至引领贵州艺文风骚，驰名遐迩，至今影响及于海外。周君长期生活于铜仁，与山水结下不解之缘，对当地文化颇有兴趣，乃析其缘由，探其发展，窥其变化，彰其特色，历时多年著文数十万言，条分缕析，娓娓道来，将茶园山文化之来龙去脉、个中奥妙解读得清清楚楚，犹如剥笋，层层揭示，显其精华；令读者如入山阴道中，柳暗花明，落英缤纷而美不胜收。让读者在享受茶园山古朴而浪漫的诗文艺术中精神得以舒畅，心灵得以净化，并在历史的追寻中感悟人生的妙谛，颇有与古贤共赏奇文、相析疑义之趣，从而更加生发出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中华大地的依恋。

周君此书总结了茶园山文化的发展成就，较前人的研究更为全面、具体，既为中华文化研究增添了新的个案成果，又弥补了以往对茶园山乡土文化研究的不足。尤为值得称道的是，此书学风扎实、内容充实、论述翔实、语言朴实，可谓文如其人，是近些年研究地方文化的上乘之作。

我以为周君之所以获得成功，源于其内心的激情：一是对家乡文化的热爱之情，二是对中华书画诗文的崇仰之情，三是对科学研究的认真之情。情发于中而形于外，乃有此佳作。他不辞辛劳入山调查，不分寒暑伏案笔耕，有人谓其何苦，而他自得其乐，文化精神的高尚实非凡人可比。

此书在学术上也有许多值得提倡之处，一是小中见大，即以茶园山徐氏宗族为

研究目标，十分具体。通过“解剖麻雀”来窥见当时文化发展之一斑，进而领悟贵州明清文化之全貌。二是扬长避短，即从自己所熟悉的茶园山艺文出发，进行深入研究，而非好高骛远，力不从心。三是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史料，地方史乘、档案文书、诗画作品、宗谱族牒等皆为所用。四是实事求是，较为客观地分析问题，论从史出，又不脱离当时社会背景进行透析。五是图文并茂，书中选录了一些典型的书画作品和古迹风貌图片，增强了可赏可读之美。六是逻辑严密，前后呼应，引人入胜。七是科学规范，并附有相应的年表等史料，便于检索与阅读。八是情感丰富，气韵生动，具有诗文书画研究的学术素质，而无门外汉的嚼蜡之弊。

周君在铜仁学院从事美术教育多年，笃于艺文而勤奋好学，又北上杭州，入中国美术学院进修美术史论，得张坚、范景中等教授的教诲，获益匪浅，故有较好的治学根基，能够既见森林又见树木，较为科学地解读艺文历史。周君在杭州进修期间，我亦与他有师生之缘，今读其著，不禁有后生可畏之叹，乃略抒观感，以为纪念。

任道斌

2010年2月20日于杭州

目 录

序 言	(1)
绪论 茶园山文化与生命精神	(1)
茶园山文化综述	(1)
茶园山文化意义与生命精神	(4)
第一章 徐氏家族与茶园山文化	(8)
茶园山徐氏谱系考	(8)
茶园山徐氏世系及文化事略	(10)
徐氏家族的文化时代	(31)
第二章 茶园山文化渊源及特征	(42)
茶园山文化渊源与哲学基础	(42)
茶园山文化的特征	(47)
茶园山文化应有的地位	(61)
茶园山文化的影响	(62)
第三章 茶园山文化的审美内涵	(69)
人生的诗化	(69)
诗意地栖居	(79)
耕读的审美化	(86)
开启黔东山水审美的文化意义	(89)

第四章 茶园山文化的精神品格	(99)
道法自然——和谐之序	(99)
宁静致远——桃源之韵	(107)
神与物游——浪漫之怀	(114)
行健不息——生命精神的映射	(123)
第五章 徐氏家族文化的诗画特质	(133)
家族的诗化	(133)
家族的书画艺术	(137)
徐氏家族文化的生成与动因	(144)
家族文化特质的塑造	(149)
家族文化的永久定格	(153)
第六章 行走在茶园山文化中的女人	(158)
放乎中流——行吟之韵	(158)
震古铄今——节烈之操	(177)
慈惠可风——淑德之范	(181)
同堪一哭——不幸之由	(184)
第七章 茶园山文化的失落与思考	(190)
历史的不幸与遗憾	(190)
茶园山诗文及著述的湮没	(199)
茶园山书画艺术作品的遗失	(201)
茶园山宅居建筑的毁损	(206)
茶园山文化失落的原因	(209)
茶园山文化的现代境遇	(211)
茶园山文化研究的当代使命	(214)
茶园山文化研究的困境和执守	(216)
茶园山文化的传承与追求	(217)
茶园山文化资源与当代价值	(219)
茶园山文化的重塑与甦生	(222)
第八章 茶园山诗风及赏析	(226)
早期的茶园山诗风	(226)
发展时期的茶园山诗风	(239)

盛期的茶园山诗风	(250)
家族化时期的茶园山诗风	(281)
后期的茶园山诗风	(335)
附一 茶园山诗文选	(339)
附二 茶园山历代诗人与文化人一览表	(484)
附三 茶园山徐氏书画作品名人题跋	(502)
附四 茶园山徐氏年谱	(506)
后 记	(515)

绪论 茶园山文化与生命精神

精神的呼唤是形式的灵魂。呼唤使形式获得了生命，且由内向外地发生作用。

——康定斯基

特定时代文化现象以及相关的各种表现形式都是民族精神状态的积淀，艺术形式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无疑可以成为解读民族精神内在结构的秘密通道。

——蓝布雷西特

茶园山文化综述

危峰高矗立，俯瞰白云流。
雾重晴疑雨，山寒夏亦秋。
松篁兼石吼，猿鹤逐人游。
转忆逃秦日，萧萧木叶愁。

这首诗是一位只活了二十七岁的天才诗人徐奭在三百年前面对茶园山清幽险峻的自然景色，回忆其祖父徐以暹开辟茶园山庄而写下的作品。

茶园山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海拔 1074 米的六龙山腹地，是黔东著名的文化古村。可以这样认为，茶园山文化是明代中期江南文化植根于黔东，并与当地文化发生融会后，经过明末清初的发展，又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影响，而生发出来的一朵奇葩，是贵州历史文化上的精粹，是中国文化史上家族文化的独特典范，也是人类家族文化史上家族诗化、诗意地栖居的经典样式。它不仅在人类学、历史学和氏族生态学上，衔接我国传统文化的过去，更是以一种唯我独有的家族诗化的文化形态体现了人类家族文化的发展高度，体现了家族文化存在魅力。

明嘉靖元年（1522）徐福后裔徐宰六，自江西临川草坪迁来铜仁，就以诗礼传家，至明末就在黔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至第四代徐以暹，为南明抗清重臣，明亡回归铜仁。因康熙十二年（1673）癸丑，吴三桂起兵，云贵悉为所控，而考虑

到其家族在清兵入关后，所遭屠戮的教训，在吴三桂兵败前，为避清之扰而避居于茶园山。茶园山位于贵州省东北部，离铜仁城东二十余里，其山庄坐东北朝西南，如今仍是徐氏家族主要聚居的村落，有两百来人居住。从徐宰六迁居到铜仁，后徐以暹移居茶园山，再到第八代徐镇及子孙分居铜仁，徐氏家族繁衍生息至今，历时488年，现主要居住茶园山和铜仁城，此外，仍有散居国内各地及国外的茶园山徐氏后裔，其总人口约三百余人。

徐以暹移居茶园山后，随着清朝步入康乾盛世发展至鼎盛时期，他开创茶园山徐氏家族文化初期奠定其精神品格的一百多年。在这一百多年时间内，徐氏家族经过第五代徐懋德、第六代徐闾、第七代徐世坦、徐世垓等耕读积淀和诗教传承，在诗文上不仅有徐闾、徐奭双峰并峙，更主要的是把徐宰六开启耕读诗教之风推向极致，从而孕育了一个诗化家族。这一时代以第八代徐镇、徐钧，第九代徐如澍、徐如浩等十六人，第十代徐槩等三十二人的人文蔚起时代，从第一代至十三代人百分之九十以上工于诗，百分之九十五的都是读书人。从第九代至十一代的三代人中有近百人能诗，且工于诗者近五十人，创造人类家族文化史上空前而绝后的家族诗化的时代，成为中国家族文化史上乃至人类家族文化史上一个奇迹。

从徐宰六迁居铜仁，繁衍至今已十七代人，前十四代人，皆以习文为主，几乎人人能诗善文，诗词格律工整，且文学造诣极深，多精于书画。作为贵州的边远小村，在历时近五百年时间，有进士两人，举人十人，有优贡、拔贡、恩贡、岁贡生十六人，有太学生十三人，有府学廪生、庠生一百四十八人，清末民初大学生（包括留学）近二十人，有近一百八十人能诗。并产生了八十六位诗人和三十五位书画艺术家。其中二十七人出有诗集，四人有文集，有十六位女诗人并有四部诗集，其中许韵兰（1797—1827）是贵州历史上最早的有诗集刊行于世的女诗人。清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收有徐闾、徐奭、徐如澍等诗作外，更多的诗载于王公瓚《清诗正音》、《黔南十三家诗钞》、《全黔诗萃》、《黔诗纪略》、《黔诗纪略补》、《铜仁府志》和《铜仁徐氏先事世略》等诗集、文献之中。其中徐槩选编的《全黔诗萃》、《黔南十三家诗钞》等书成书时间均在道光中期，比莫友芝选辑的《黔诗纪略》同治（1873）刊本早半个多世纪。茶园山诗人其诗作近三万余首，开创了人类文化史上的家族诗化的时代。

近五百年时间，茶园山徐氏家族孕育和培养了一大批在黔东乃至贵州甚至在中国都有影响的诗人、书法家、画家和诗学理论家，徐宰六、徐鹤年、徐穆、徐以暹、徐懋德、徐懋芬、徐闾、徐奭、徐世坦、徐世垓、徐铤、徐镇、徐钧、徐如澍、徐如洙、徐如淳、徐如涵、徐如湛、徐如鸿、徐槩、许韵兰、舒芳芷、徐松、甘德廷、徐枚、徐植、徐权、徐楫、徐林、徐棻、徐元熊、申辑瑛、徐元熙、徐元煜、徐元焘、徐敬增、徐肇基、徐本坤、徐承锦、徐钟藩、徐承镛……一代代的诗人犹如熠熠群星，照亮了黔东文化史的天空，他们用生命为黔东的文化发展以及文化教育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高峰。可谓是沐人文荟萃之风，得山水灵秀之气；创家

族诗化之最，蕴桃源诗意之神。

关于“茶园山文化”的界定，时间上是指包括徐宰六于明嘉靖元年（1522）壬午，从江西迁居铜仁，至第四代徐以暹于康熙十八年（1679）己未移居茶园山至今，共四百八十八年。地域上是指包括徐宰六至徐以暹所居的铜仁府城，徐以暹移居的茶园山及至第八代徐铠所分居的黄坪，徐镇及子孙所分居的铜仁府城，徐钧所居茶园山，以及清末民初之后，散居世界各地的茶园山迁出的徐氏子孙。将在这一时期和地域内徐氏家族所创造的文化名为“茶园山文化”，是因为徐氏家族的文化从铜仁到茶园山，一直绵延发展，而茶园山时期是家族文化发展承前启后、兴灭继绝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家族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所以把徐氏家族在铜仁及茶园山时期近五百年所创造的文化，称之为“茶园山文化”。由于茶园山文化对明清时期的铜仁及贵州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产生持久、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文化影响，我们称之为“茶园山文化现象”。

茶园山文化现象是以耕读为本，以诗礼传家，是一个以耕读诗教合一的诗化家族为特征的。它所涵泳的是其人格的宽厚、对生命追求的真诚、人性的坦荡；是对儒家、道家、墨家思想的融化和熔铸；是对即将远逝的三代文明的继承、发展、超越与回归；是对陶渊明等古代文人所憧憬的社会理想范式的真实践履，并不断地演绎着桃源诗化的家族生活的牧歌。

茶园山文化能持续发展绵延近五百年的现象，归根结底在于其实现地域性、民族性和普世性的有机和谐与统一。茶园山文化的主体性的确立和自身的绵延与拓展，在于通过文化自身的内在反思和凝聚其家族传统中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动力，促使其内在的生命精神，动态地取得一致与平衡。同时，茶园山文化保持如此深入持久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发展和积极吸收传统文化中符合人性和促进人类共同繁荣的价值观，并共同关注宽容、和平、友善、尊重、理解、合作等人类繁荣所必须的基本价值观，以促进相互依存的人生取向、价值寻求，使人生诗化和生命精神不断趋向并融入家族诗化过程，从而使家族处于诗意地栖居的和谐的生存状态。可以说和谐是茶园山文化的表征，其形成与生发的过程是在向内自省和向外敞开这两个向度存在着多个层次的努力，这既是我国传统文化融通的客观要求，更是茶园山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必然。

在茶园山徐氏家族的发展历程中，始终交叠着两条明晰的文化脉络，一条是不断汲取儒家思想，强调家族内在的和谐，强调人格完善，以耕读为本，重视诗教的传承；一条是秉承道家思想，出处随意，以诗文寄予人生，实现与天地精神相往还的超脱之境。同时还对墨、佛等各种思想吸纳与兼容。创造了有利于家族诗教传承与发展的人文环境，逐步实现了儒道互包，并行不悖，耕读相济，仕隐皆然的家族诗化的文化模式，成为茶园山文化最为重要的传统和特征，创造了中国家族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

茶园山文化意义与生命精神

文化意义的追寻是人类精神活动的本质，精神的追问直接关涉人类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人类文化发展到今天呈现了无比绚烂多姿的风貌，随着人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中西文化的不断交汇和中西方精神的相遇与冲突，使任何民族文化传统均不能逃脱被重新铸造的命运，茶园山文化也不例外。特别是当今科技以难以置信的威力，影响甚至控制着人类及其文化发展的方向时，关乎人类未来的命运，关于人的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生存方式的选择，人类生命状态的找寻和人性的发展、提升与完善，将越来越受到人们普遍的关注和深切的忧虑。为此，对茶园山文化的研究，也将更多地从人的角度出发，关注其近五百年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生发关系，探究其人性本义。

由于人类社会意识形态的复杂、文化背景的差异、文化形态的多样，为我们解读茶园山文化增加了诸多的困难。就茶园山文化现象而言，现象是表象，生命精神才是真正的内容和实质。如果不深入到文化现象的背后去加以本质追问，就难以获得茶园山文化研究的终极意义。当我们透过茶园山文化的现象，其实能够感受到的是生命的搏动，是对求真、趋善、尚美的不懈努力与追求。因此，对茶园山文化的解读，需要的是凸显其文化精神的价值和意义，而不是丧失。

当一个时代人们否认文化中的精神存在时，人们便丧失了辨认精神的视觉或者是失去其对精神的追求。如今探索茶园山文化的意义，所要求的恰恰不是把茶园山历史中的精神还原为历史事实，而是使历史的事实中的生命精神透显出来。从茶园山诗人人生过程中所蕴涵的勃勃生机，无不感受其生命的雄健以及对人性至善至美的追求。当然，这种追求同样是人类不同时代文化现象中最根本的永恒的追求。随着茶园山徐氏家族的绵延发展和家族诗化的形成，其文化不仅反映了徐氏家族近五百来的精神风貌，更是彰显了家族的生命意志和生命张力，所涵蕴的生命精神已超越家族文化的本身意义。因此，对茶园文化历史的事实性研究必须转向茶园山文化历史的精神释义。

茶园山文化是徐氏家族生命精神凝聚、激扬、延宕和审美意识集中化和物态化的表现。我们只有深入到茶园山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因去分析，只有沉潜于诗的背后或诗的内部，才有可能透视他们的精神，才能从跨越历史、地域、民族、时代、风尚的高度，去解读过去，明析当下，选择未来。茶园山文化的真实意义只在当前现在的生存时间中展现出来，才具有现实意义，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寻找超历史、超地域的价值的真实可能性，并使茶园山文化的价值，在当代得到新生。

对生命精神的追求是茶园山徐氏家族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并贯穿和融入在茶园山徐氏家族近五百年的生命求索过程和生活理想的追求之中。诗是茶园山诗人心灵的活动，是其心灵的震荡，是生命精神的展现，是茶园山诗人达其情性，形其哀

乐，表达思想和行为的审美媒介，其五百年的诗风，是茶园山诗人人生的审美理想对象化，是茶园山诗人的生命状态更高、更集中、更典型的表达。茶园山诗人，在家族的诗化和人生的诗化过程中，总是凭借诗来获得心灵的寄予之所和实现精神的自给自足。

从茶园山诗人的诗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意识到，从他们创作的一瞬间开始，茶园山诗人所努力寻找并最终诗化的形式，以生命精神的形式所创造的文化价值，这就是生命精神价值的诗化努力。这种诗化的努力，成为茶园山诗人在人生过程和生命的审美活动中最强烈的精神动力，它激励茶园山人追求美、创造美的人生的生命热情，它是茶园山诗人对人生诗化的不断憧憬和诗意地栖居的取向与寻求，具有明确的指向生命状态的倾向性。此时，诗仿佛是茶园山诗人心灵的载体，精神则如同羽化的仙人，凭借诗而遨游，这种心灵遨游将茶园山人导向超脱与升华。

诗化的人生理想是茶园山徐氏家族对于人生的过程和生命状态的向往、理解和诠释。茶园山诗人始终把生命的存在状态融入与宇宙精神的和谐之中，用他们内在而和谐的生命，去追求，去充实，去丰富，去引领人生。从而使茶园山文化在他们这里得以凝聚，人性在他们的这里得到擢升，生命精神在他们这里得到高扬，诗化的人生理想在他们这里得以实现。茶园山诗人用诗的语言来传递着内在心灵的声音，并通过家族的诗化来创造一种家族氛围，把茶园山人带入一个用心灵来体验人生的境界。近五百年来，茶园山诗人为了人生生命状态的找寻而作诗，为了澎湃其生命激情而作诗，为了其灵魂的纯净和完善而作诗，为了寻求内在的生命愉悦、充实与丰富，为其精神生活的自由以超越有限的束缚，所以把生命化为诗。

茶园山文化，在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地域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下所产生，当我们撩起历史厚厚的帷幔时，在这个五百年诗化家族中，有着波澜曲折的故事，有着人生的悲欢离合，蕴涵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和形形色色的世态人情。茶园山承载着太多的记忆，一代一代的徐氏子孙在这里接受诗化家族文化精神的陶养，茶园山诗人便将这家族的记忆深深融铸在诗文之中，从而孕育、诞生了许许多多的诗人，开启了人类家族史上的家族诗化和诗意栖居的向度。面对茶园山徐氏家族中的先行者，面对那些远去的诗人，我们始终心怀敬意，以一种崇敬的心情来缅怀这些茶园山徐氏家族文化史上的丰碑式的人物。他们用生命的精神谱写了一曲曲人生的放歌，我们从他们的放歌中读到了崇高的人格、完善的人性，读到了人生的要义和生命的精神。希望通过对茶园山文化的解读能把这种人性和生命精神化作茶园山文化的烈焰，温暖当今的时代。

在明清封建统治极端专制时代，茶园山人经历了生命求索过程的多重艰难与砥砺，终于可以用诗化家族的名义为自己的生命形式和生命的意义定义，可谓是“郁郁乎诗哉！”的壮观景象。茶园山徐氏家族十几代人的执著于对人生诗化的找寻与追求，将会对当代因精神的空虚而寂寞的人们产生极大的震荡和强烈的感召，也有可能将时下一些追求功利文化或声色享乐的兴趣所在降格为背景，即使无法离

开这种背景，茶园山文化也能以截然对立的趣味控制着传统文化的走向；更有可能使人们撇清时尚的尘埃，将人们从追求功利的人生背景中拯救出来，并激发人们在人类精神的领域中创造新的精神价值。

茶园山文化研究是一种综合研究，茶园山文化现象的解读是一种综合性的解读。需要我们调动各种感官来接近解读和研究对象，甚至还要求我们将各种感受汇聚于心，来消解对象化的情势，进入生命精神自身。当每次品读茶园山诗人的诗作时，仿佛如一位位的诗人那样，进入创作的天地，品尝茶园山诗人那种如春蚕吐丝般的甘苦；领略那茶园山诗人在诗的创作中突破来临之前的迷茫和激动；理解茶园山诗人何以用十几代人的努力的要义；进而捕捉茶园山诗人创作深处的存在者之存在的活的生命与精神。

当茶园山徐氏家族五百年的生活已渐渐成为历史，在远去的彼端，其丰富而充实的人生与诗化生活，如今留下的只是寂静，而在我们耳旁充盈的，往往是时下的喧嚣。因此，在其解读的过程中，我们只有深入茶园山诗文作品的内部，将心灵的感悟写下来；尽可能将各种资料中的历史聚集在一起；将那即将失去的茶园山人的故事，化作关于过去和今日的必须被讲的故事。我们又仿佛是一个心灵的游者，跟随茶园山诗人的作品回到那个生成的历史境域之中，寻问其诗人及创作的种种关系，并寄予今日的时代，由此来融通茶园山诗人的创作和诗人生命之间的境域；融通诗人和我们当代人之间的境域；融通那历史的片断与人类生命本身追求之间的境域；融通普通人的心灵与茶园山诗人伟大心灵之间的境域。当然，这样阅读和理解是需要跬积，需要耐力，需要坚守的。

通过对茶园山文化的解读同时也是为了取向未来，他们曾经走过怎样的道路，给我们留下的丰厚经验，这些经验使我们能够发现历史继承的规律和共同性，以便我们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中认识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有意义和价值的。让今天人们在继承传统文化的时候，更加注重这一文化现象，注重家族文化中曾经的辉煌而又健康的时代，以便从中挖掘出对我们人类文化、人类发展与人类生存方式的选择等方面有价值的东西，加以吸收，加以放大、加以拓展。这不仅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同时也是追寻茶园山徐氏家族诗化的过程以及生命的精神，以及因之而形成的社会生活、人生态度和人格审美模式，来开启生命意义的未来向度，以广之为人类文化的意义。

如今当我们回望茶园山徐氏家族近五百年的历程，在悠然回到山水间的那一刹那，五百年的风华，五百年的理想，那种山水人文的精神跃然纸上。本书企望从这里揭开茶园山文化的历史，刻录从那时起五百年来的茶园山的文化变迁，镌记十七代人在这近五百年中的生命历程，书写茶园山徐氏家族与茶园山文化现象之间的生发关系。那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与激扬的书生意气，那茶园山岁月的浪漫情怀与桃源诗化的生活理想，那崇尚儒道人文精神的传承与视耕读为家族生存发展之本的愿望，使得茶园山与其隽美诗性的环境一样，成为清中后期中国家族文化中令人印象

深刻又独具风采的典范。

茶园山徐氏家族诗化的这种文化特质，在中国历史上甚至在人类文化史上都是罕见的，追踪茶园山人的生活印迹、文化建树和心路历程，探究其文化性格内涵及形成原因，品味其诗文创作的精湛艺术和特殊韵味，对今天弘扬人文精神，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书力求尊重历史事实，扬善而不溢美，抑恶而不失真，还茶园山人的真实生活面目。在此基础上，从新时代的视角去观照茶园山人所走过的路，以找寻他们的生命精神。

第一章 徐氏家族与茶园山文化

人的每一行为和信仰的背后都有一段发展史，它们是一系列的延传和修改以及对当时环境的适应的暂时最终状态。

——[美] 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

历史永远是强加于往昔的一种形式，仅此而已。它永远是对我们在往昔中所寻找的意义的理解与解释。即便是纯粹的叙述，已然是某种意义的传达。消化这一意义过程，可能带有半审美的性质。

——[荷] 约翰·赫伊津哈

凡人都在体验着生活，都在遭遇和命运中感领着世界的馈赠。人人都体验过或正在体验着欢乐与忧伤、希望与绝望、爱欲与死神难解难分的纠缠，体验的具体境遇不可能重复，体验的形式却具有超历史、超个体的普遍性。

——刘小枫

茶园山徐氏谱系考

追溯徐姓族氏，可以上溯到三皇五帝时期。

据铜仁茶园山《徐氏谱系·弁言》载，徐氏出自黄帝之后，颛顼帝之后裔。后人名皋陶，唐尧时为士师。其子伯翳，因辅佐禹治水有功，赐姓嬴氏，生子二，长若本，次大廉。大廉为秦之远祖，从颛顼至秦始皇共九十代，历二千二百九十余载。而伯翳长子若本被封于徐（今安徽泗县一带），历夏、商、周三代，世为诸侯，以国为姓。

相传至西周穆王时，徐国之君偃王在位，行仁义，结民心，颇得百姓拥护，西周有三十二个诸侯国与之建交。后来，徐国曾举兵进攻周朝都城，被周穆王打败后，在彭城（今江苏徐州）一带的山中隐居下来。周穆王分封其子孙为徐子，继续管理徐国。此后，这一子爵国一直延续了数百年，直到公元前512年才被吴国所灭。亡国后的徐国王室和百姓为怀念故国，便纷纷以徐为姓。

徐福乃秦朝有名方士，曾受秦始皇之命两次出海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第二次出海时，在全国各地征集军士和童男童女数千人，东渡日本一去不返。因此，日本的裕仁天皇、前首相细川护熙、羽田孜等都自称是徐福的后裔。徐福出行时，年已36岁，在故土已有子嗣，祖居今江苏榆赣徐福村。《徐氏谱系》均以秦朝徐福开始载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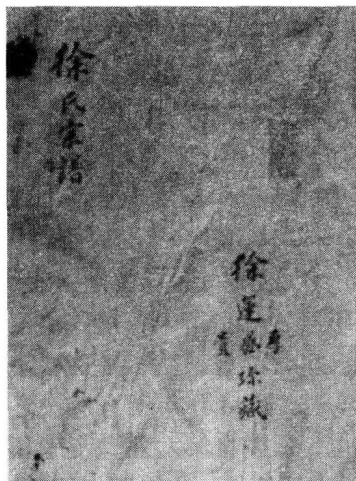
徐氏从得姓以后，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都有所发展。如东汉时期的名士，第十世祖，徐穉（97—168年），字孺子，居南昌，时称“南州高士”，汉延熹二年（159年），豫章太守陈蕃向桓帝推荐他去做“三事大夫”被准奏不仕。王勃在《滕王阁序》序中有“人杰地灵，徐孺子下陈蕃之榻”之句，说的是太守陈蕃不接宾客，唯徐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第十二世祖，有三国时魏国名将徐晃，还有“建安七子”之一的文学家徐幹。第十六世祖，徐邈，字景山，晋时尚书郎修补中书。南朝末年，第二十三世祖，徐陵，亦当时知名之士。

从唐宋时期开始，徐氏由于人口众多，从江西南昌开始外迁，有迁江西南丰、滇、湘、鄂、粤等各支系。又进一步分化出许多郡望堂号，其著名者除东海郡资历最老、影响最大、人口最多外，又有高平、东莞、琅邪、濮阳等。

入宋以后，第三十七世祖徐邈，第三十八世祖徐奭，皆状元及第。第四十一世祖徐鉉，著名的文字学家。

明代以来，有名将徐达、书画家徐渭、科学家徐光启、地理学家徐霞客等人知名于世。如今徐姓是当代第十一大姓，也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大姓。

铜仁茶园山《徐氏谱系》的第二部分“源流与先世事略”，记录从一世祖至九世祖的世系，其第一段文字对徐福作了明确说明，“秦琅邪郡（今江苏赣榆）开基第一世祖，受姓祖，讳福，善医药。受秦始皇旨意，东渡海上，寻长生不老药，未归。妣卞氏，生子历。第二世祖，讳历。汉文帝时将军，与周亚夫将兵同征匈奴。妣柳氏，生子乐。”



《徐氏宗谱》影印（1）



《徐氏宗谱》影印（2）